



红粉劫

续

(台湾)

卧龙生 著

上

红 粉 劫

(续)

(台湾)卧龙生

上

太白文艺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7 号

红粉劫(续)

卧龙生(台湾)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铁一局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4 印张 280 千字

1995 年元月第 1 版 1995 年元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0

ISBN7-80605-152-X/I·115

定价:(续上、下)12.50 元

内 容 提 要

开封曾一度是金人统治的天下，酒楼歌妓、达官贵人、王陵公子、凤目流波、万般谄媚、真个销魂。

全书以韦慕岚千里寻觅谢姑娘身世及紫叶贝上载有的盖世绝学为背景，勾勒出尔与我诈、梦魂萦绕的江湖神秘世界。武林英雄、江湖侠女、青春妙龄、初行情钟、破镜重圆，红莲并蒂、盖世神功、倾国倾城、鸳鸯戏水、伉俪同行、旦夕祸福、岁月峥嵘、正邪相残、门派之争、狂蜂浪蝶，一时天下烽火四起。

英雄美人、荡气悲歌、悲欢离合，终为飞鸟还巢、结伴同行。真道是：自古红粉多侠女，少年多情空遗憾。热血澎湃男儿心，柔情似水女儿意。

本书故事情节扑朔迷离、曲折起伏、字字平实、句句温馨、环环紧扣、引人入胜，恰似醇酒与美人令人心驰神荡、心撼神摇、蚀骨销魂。

、 百金买骏马、千金买美人、万金买高爵，何处买青春？好事多磨难、孽缘出神功。

目 录

第 一 章	玄奥莫测	(1)
第 二 章	怡红何人	(17)
第 三 章	多情歌伎	(75)
第 四 章	五陵公子	(99)
第 五 章	寒窑囚二娇	(134)
第 六 章	长生殿遭劫	(169)
第 七 章	龙争虎斗	(188)
第 八 章	异旅重逢	(211)
第 九 章	大恶王	(255)
第 十 章	鹰愁涧之行	(289)
第十一章	天竺僧	(323)
第十二章	神龙忽现	(368)
第十三章	结伴同行	(394)

第一章 玄奥莫测

听毕，谢兰馨叹道：“看来人是作恶不得，天纲恢恢，疏而不漏，因果循环，报应不爽，莫沧江他绝不会想到自己会死在无定河边，而且是这么个死法……”

韦慕岚道：“他应该是这么个死法，这还算便宜，他要是落在我手……”

谢兰馨叹道：“慕岚，这是天意，怨不得人，事已成过去，当初他们也只是一念之误……”

韦慕岚道：“他们这一念之误不要紧，却害得您跟义父……”

谢兰馨道：“这是天意，慕岚，也许我跟你义父注定无缘，你义父爱我，他该也会为我有好的归宿而高兴的。”

韦慕岚微一摇头，道：“谢姨，您原谅，慕岚不这么想，白玉堂有过一念之误，但是他不知道悔悟，拿他这趟出关来说，为的是那片紫贝叶，假如他找到了您，我不以为他仅仅是向您索取那片紫贝叶。”

谢兰馨点头叹道：“你说得固然不错，但是我不跟他计较，同时他也不会找到我的，这个地方极为隐密，不是本族的人，绝找不到这个所在……慕岚，不管怎么说，我

劝你，冤仇宜解不宜结，能放手时便放手，得饶人处便饶人！”

韦慕岚道：“谢姨，您不恨他？”

谢兰馨摇头说道：“我不恨他，这是天意，这是命。”

韦慕岚肃然起敬，道：“谢姨，只要他肯放手……”

谢兰馨道：“谢谢你，慕岚，到了该放手的时候，他会放手的。”

韦慕岚讶然说道：“谢姨您这话……”

谢兰馨道：“慕岚，你等着自己看吧。”

韦慕岚诧异地望着谢兰馨，没有说话。

谢兰馨又道：“慕岚，我说你义父有位朋友救了你，他是……”

韦慕岚道：“不知道您认识不认识，圣手华陀何九如何前辈。”

谢兰馨轻“哦”一声道：“是何大哥，我没见过，可是我听你义父提起过，他是你义父的莫逆之交。”

韦慕岚道：“是的，谢姨，要不是何伯认出白玉堂的残掌，慕岚还不知道害您的是白玉堂呢。”

谢兰馨道：“何大哥的见闻极广，胸蕴之丰不下你义父，而且侠骨柔肠，义海云天，是你义父生平唯一最敬佩的人……”

接问道：“你说他跟白玉堂也有仇？”

韦慕岚遂又把何九如跟白玉堂结仇的原因说了一遍。

谢兰馨听完惊声说道：“原来是这样……白玉堂他这

份罪孽可不轻……”

韦慕岚道：“听何伯的口气，似乎不愿计较……”

谢兰馨道：“你何伯胸襟超人，他什么事情都看得开，而且这种事也不能全怪白玉堂一人，要是你何婶……”

叹了口气，接道：“身为一个女人，要是意志不坚，那……”

摇摇头，住口不言，韦慕岚也没有说话。

沉默了片刻之后，谢兰馨忽地抬眼说道：“慕岚，你何伯有个女儿？”

韦慕岚倏感不安，点头说道：“是的，谢姨。”

谢兰馨道：“今年多大了？”

韦慕岚道：“比慕岚小一两岁。”

谢兰馨道：“长得怎么样？”

韦慕岚脸一红，迟疑了一下，道：“略逊小馨！”

谢兰馨道：“真的？”

韦慕岚点了点头，道：“真的，谢姨。”

谢兰馨美目中异彩闪烁，突然一叹说道：“慕岚，谢姨为你担心……”

韦慕岚心头一跳，道：“谢姨，您这话……”

谢兰馨道：“慕岚，别跟谢姨装糊涂，你多大，谢姨多大？谢姨是个女人，看得出来……”

韦慕岚简直心惊肉跳，涨红着脸，嗫嚅说道：“谢姨，我，我……”

谢兰馨道：“可愿对谢姨实话实说？”

韦慕岚点了点头。

谢兰馨道：“那么，说给谢姨听听！”

韦慕岚只好硬着头皮把跟凤姑娘的事情说了一遍。

听毕，谢兰馨皱了眉，道：“慕岚，在你们年轻人来说，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凤姑，她跟你有缘份，小馨她跟你也缘，而糟就糟在你自己把话说定了，你知道，只要是好姑娘，她对这件事就很认真，尤其死心眼儿……”

韦慕岚道：“谢姨，您是指……”

谢兰馨道：“你不是当面对凤姑娘作过许诺么？”

韦慕岚道：“那是因为慕岚先前误会了小馨……”

谢兰馨埋怨地道：“这孩子也真是，怎么能这么做，为求个保护也不能这样啊，她虽不学武学，可是她会摄魂大法……”

韦慕岚一怔，忙道：“谢姨，怎么，小馨她，她会摄魂大法？”

谢兰馨道：“是的，慕岚，要不然我怎么放心让她一个人到中原去。”

韦慕岚震撼地道：“那怪不得，怪不得她说没人能伤害她……”

谢兰馨道：“这是实话，会摄魂大法的人能控制一个人的意志，所以没人能伤害小馨，除非她碰见像你义父那样定力特强的人！”

韦慕岚道：“您的意思是说，假如她碰见定力特强的人，她就无法控制那人的意志……”

谢兰馨道：“是的，慕岚，不过你仍可以放心，像这样定力特强的人，放眼当世找不到几个，这跟先天的禀赋，

后天的所学以及心性有关，据我所知，像这样的人，近百年来只有你义父一个。”

韦慕岚心中着实地松了一松，道：“谢姨，您也会……”

谢兰馨一点头，道：“小馨的摄魂大法是我传授的。”

韦慕岚惊异地道：“您什么时候学了这……”

谢兰馨微笑说道：“那也是机缘巧遇，还是老酋长在世的时候，有一次我跟他到阴山打猎，在一个山洞里无意中拾获了一本摄魂大法秘书就是他们遗留下来的，之后于是我就学会了这失传近百年的奇学，后来我才知道那山洞是来自天竺后位异人修真之所，那本秘书就是他们遗留下来的，之后我要让小馨一个人到中原去找你义父，你知道，一个弱女子没有防身之技让她一个人出远门是不行的，学武既非一朝可成，而所学也不一定能够防身，所以我又花了三个月的工夫把摄魂大法传授给了她。”

韦慕岚道：“原来是这样的，那白玉堂就是找着您也不怕了……”

谢兰馨道：“他找不到我的。”

韦慕岚心中忽地一动，道：“谢姨，您能制住白玉堂么？”

谢兰馨淡然一笑，道：“难说，你知道，这是不能随便尝试的。”

韦慕岚还想再说，谢兰馨已然接着说道：“慕岚，你现在应该应付的，是你自己的事。”

韦慕岚脸一红，没有说话。

谢兰馨道：“怪只怪小馨她不该这么做，将来她是要经些波折，受点折磨的。”

韦慕岚心头一震，道：“谢姨，您这话……”

谢兰馨微微一笑道：“慕岚，凡事有因必有果，这是人力无可挽救，不能改变的，一个小馨，一个凤姑似乎该还有一个……”

韦慕岚大惊，他刚要说话，谢兰馨又接着说了下去：“只记住谢姨一句话，凡事要逆来顺受，要忍，也要委曲求全，要不然情天难补，恨海难填，你会误人误己，痛苦一辈子的，知道么？”

韦慕岚道：“慕岚不大明白，可是慕岚会听您的话。”

谢兰馨笑了笑，道：“就够了，你已经找着谢姨了，回去不怕无以覆命了，为找寻那一片紫贝叶，也别让小馨一个在中原茫茫人海中到处瞎撞，今晚在这儿住一宿，明天一早你就动身回中原去吧。”

韦慕岚双目一睁，道：“谢姨，您……”

谢兰馨含笑说道：“我怎么？”

韦慕岚道：“您不跟慕岚一起回去？”

谢兰馨含笑说道：“谁说我要跟你回去？”

韦慕岚道：“谢姨，您不是故意逗慕岚吧？”

谢兰馨微一摇头，道：“不，慕岚，谢姨说的是真话。”

韦慕岚叫道：“谢姨，那，那为什么……”

谢兰馨微笑道：“慕岚，你要明白一件事，这就像一株树，由甲地移植到乙地，起先它不习惯，思念故土，可是一旦它在乙地生了根，它照样能生长，茁壮……”

韦慕岚道：“谢姨，义父……”

谢兰馨道：“慕岚，我感激他，也愧对他，可是事隔多年，物是人非，谢姨已是人妇……”

韦慕岚道：“您知道，他老人家不会……”

谢兰馨道：“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三从四德，这是古来女子的明训，是必须恪守的，慕岚，你替我想，我怎么能再回到你义父身边去。”

韦慕岚道：“难道说您不打算再回中原……”

谢兰馨微一摇头，道：“树已在这儿生了根，谢姨准备老死此乡了。”

韦慕岚道：“谢姨，您说的是真的……”

谢兰馨道：“谢姨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慕岚我不否认，起先我悲痛我伤心，我恨不得死，恨不得插翅飞回去，我也很想念你义父，盼望他很快地到关外来找到我，可是一日复一日，一年复一年，岁月已逝，年华不再，随着这，我这种心念渐渐地淡了，也失望了，而且，我发现关外没什么不好。本族上自老酋长，下至每一个族人，他们都对我很好，渐渐地，我跟他们合为一体，终至牢不可分……”

韦慕岚道：“可是无论如何您是中原汉……”

“不！慕岚，”谢兰馨摇头说道：“无论汉、蒙，都是黄帝子孙，等如一母同胞亲兄弟，所以有汉蒙之分，那只因居处不同，习俗各异而已，若真要说起来，我如今已是蒙人，本族每一个人都都成了汉人……”

韦慕岚道：“谢姨……”

谢兰馨道：“慕岚，我离不开他们，他们也离不开我，我需要他们，他们也需要我，当初我救了这个族，如今我不能因一念自私毁了这个族……”

韦慕岚道：“谢姨，当初你是外来的，如今走了怎么能说毁……”

谢兰馨摇头说道：“慕岚，你绝想不到，假如我一旦离开了他们，这一族立即就会一决不振，那就等于我毁了这个族，亲手杀害了他们，我不能因为自己而忍心……”

韦慕岚道：“谢姨，慕岚千里迢迢来到关外，不避风霜，不辞劳苦，好不容易才找到您，难道您就忍心……”

“慕岚。”谢兰馨道：“对你，谢姨固然不忍，但谢姨只有强忍悲痛，狠起心肠说声抱歉……”

韦慕岚道：“可是义父……”

“慕岚。”谢兰馨道：“谢姨刚才说过，我已是他人妇，谢兰馨也已不是旧日的谢兰馨了，事已成定局，是无可挽回的，你义父爱我，他该为我有这种归宿而高兴，你义父知我，他该认为我作这种选择、这种决定是对的！”

韦慕岚道：“谢姨……”

谢兰馨微一摇头，道：“慕岚，对你义父的真挚深情，我感激，你替我带句话，我愿跟他互期来生，来生定为眷属，莫为情苦，也莫以谢兰馨为念，你义父非常人，他会看得开看得破的。”

韦慕岚道：“谢姨，你的心意真这么坚决？”

谢兰馨道：“是的，慕岚，谢姨心比铁石，无法再动分毫。”

韦慕岚口齿启动，欲言又止，终于两眼泪涌，低下了头。

谢兰馨美目中轻射不忍柔光，抬手抚上了韦慕岚的肩头，她柔声说道：“慕岚，至于你，谢姨自会有所报偿的……”

韦慕岚猛然抬头，道：“谢姨，慕岚不要您报偿，只要您跟慕岚……”

谢兰馨微微摇头，道：“那是不可能的，慕岚！”

韦慕岚又低下了头，但他旋又抬起了头，道：“谢姨，慕岚想这就走。”

谢兰馨一怔，讶然说道：“怎么，生谢姨的气了。”

韦慕岚摇头说道：“不是，谢姨，慕岚不敢，多住一宿也是一个人走，倒不如早点回去禀知义父，找寻小馨……”

谢兰馨迟疑了一下，道：“也好，谢姨不强留你……”

韦慕岚突地站了起来，道：“那么，谢姨，慕岚走了！”

谢兰馨跟着站了起来，道：“说走就走？”

韦慕岚道：“是的，谢姨！”

谢兰馨微一点头，道：“好吧，谢姨送你……”

韦慕岚道：“不敢，谢姨，慕岚不敢当，慕岚拜别。”

身形一曲跪了下去，一拜而起，转身就走。

谢兰馨突然说道：“慕岚等一等！”

韦慕岚连忙转身，道：“谢姨，您是改变了主意……”

谢兰馨微一摇头，道：“慕岚，原谅谢姨让你失望，不是的……”

韦慕岚神情一黯，道：“那么您有什么事，请吩咐。”

谢兰馨道：“记住谢姨的话……”

韦慕岚道：“您是指……”

谢兰馨道：“一逆来顺受，委曲求全，忍……”

韦慕岚道：“谢谢您，谢姨，慕岚知道，会牢记心中的。”

谢兰馨道：“跨出这帐篷一步就要开始忍！”

韦慕岚没留意那么多，他也没心情去玩味这句话，应了一声：“是，谢姨，您还有事么？”

谢兰馨道：“没事了，你走吧！”

韦慕岚道：“谢姨，慕岚走了，将来慕岚会再来看您的。”

一躬身，转身行了出去。

谢兰馨呆呆地站在帐篷里，突然流下了泪，她喃喃说道：“好孩子，你我以前虽没见过，但我只觉得跟你那么投缘，保重，慕岚，他年你会再来的，谢姨答应你，到时候一定让你带个谢兰馨回去……”

可惜，韦慕岚他没听见，他到了场子里，碰见一直守在那儿的年轻人，年轻人一见他走近，立即问道：“见过家母了？”

韦慕岚点头，年轻人说道：“我正要告诉你，家母不会再回中原去，我妹妹也不会嫁给你们汉人，她是关外人，关外有的是俊彦英豪，希望你以后别再跟她来往，要不然那是你自找麻烦，言尽于此，你请吧！”

韦慕岚怔住了，他绝没想到这位温娃娜的哥哥会说

这种话，而且来得这么突然，令他难以招架，定了神，他道：“阁下……”

年轻人冷然说道：“刚才家母要见你，你是本族的客人，如今你既然见过家母，也已经从帐篷出来，那彼此就成了路人，你快走吧，别等我下逐客令。”

韦慕岚正一肚子憋气，一听这话他立即火冒三丈，他想痛痛快快地教训年轻人一顿，但就在这刹那他想起了谢姨，想起了谢姨再三叮咛他记住的话，他强忍了下去，一句话也没说掉头而去。

背后，却传来年轻人一声冷笑：“好度量，这种人配得上本族的公主？哼！”

韦慕岚听见了，可是他全当没听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停也未停一下地大步向谷口行去。

背后，又是几声冷笑。

紧接着，是一阵轰然大笑。

但是韦慕岚很快地就听不见这种粗犷的笑声了，因为他已经远离了谷口，远离了这片谷地……

蓦地，帐篷里传出了一声轻喝：“奇儿！”

笑声立住，年轻人忙高声应道：“娘，孩儿在。”

帐篷里，谢兰馨道：“吩咐给我备马。”

年轻人一怔，迈步就要往帐篷走。

适时，谢兰馨又道：“听见没有，吩咐给我备马。”

年轻人忙答应了一声，挥手轻喝：“备马。”

一名壮汉应声飞步奔去。

只听谢兰馨又道：“还有你的小白龙！”

转眼间，那壮汉拉着两匹健骑从谷后走了过来。

那两匹健骑神骏异常，一匹雪白，一匹枣红！

年轻人道：“娘，马备好了。”

帐篷垂帘动，谢兰馨披着一袭风衣走了出来。

众壮汉立即躬身下去，齐声唤道：“老夫人，”

谢兰馨含笑抬了抬手，转望年轻人，道：“奇儿，你跟我出去一趟。”

年轻人讶然说道：“娘，夜这么深了，您要……”

谢兰馨道：“我想到长青谷走一趟。”

年轻人越发地诧异了，道：“娘，您还要到长青谷去，干什么……”

谢兰馨点了点头，道：“别问，跟我走就是！”

年轻人道：“娘，您知道，中原还有一批人正在找咱们……”

谢兰馨道：“我知道，你怕他们么？”

年轻人双眉一扬，道：“孩儿不怕，只是您……”

谢兰馨道：“那么就跟我去。”

伸手接过了那匹枣红健骑，蹬蹬跨了上去。

年轻人还在迟疑。

谢兰馨轻唤说道：“奇儿！”

年轻人应声翻身上马。

谢兰馨向一名提灯壮汉一招手，道：“阿达，把灯给我。”

那壮汉忙答应一声，双手把灯递了过去。

谢兰馨接过灯一口吹灭灯，道：“奇儿，咱们走吧！”